茶话会上学生们所聊的话题非常的多，但和文学有关的却没几个，多是一些流行明星、流行音乐、流行游戏啦什么的，稍微和文学贴近点的，大概也就是一些在聊着流行小说的人吧。

很多事情，当开始做了之后，接下来就会十分顺利了，比如刚开始的时候苏雨晴还不太好意思直接吃这桌上的食物，但是吃了一块牛肉之后，就放开了许多，虽然还是比较矜持，但最起码不会像开始的时候那样，连动都不敢动一下了。

来这里的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小圈子，有些桌子哪怕再挤，都有人往旁边坐，而有些，比如苏雨晴和张思凡的这一桌，虽然很空，但却没有人会来坐，因为不怎么认识她俩嘛。

“思思姐在社团里没有认识的朋友吗？”苏雨晴看着自己所在的这张空荡荡的桌子，感觉稍微有些尴尬，就像是霸占了多份的名额一样……

“当然有，不过他今天好像没来的样子，嘛，别管那么多啦，吃东西吃东西，我都快饿死了。”

桌上摆着的书虽然都是一些古典文学或者历史书籍，但是对于比较喜欢看书的苏雨晴而言还是蛮有吸引力的，她挑了一本西方的历史书，一边慢慢地看着，一边默默地吃着，细细的品味着食物的味道时，也在品味着那份浓厚的历史沉淀感。

说实话，一边看书一边吃东西，确实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呢。

一桌摆在苏雨晴身旁的桌子旁围了一大圈人，看起来应该都是文学社的核心成员，因为那个据张思凡说是社长的络腮胡男生也坐在那张桌子旁，只是位置处于边缘，而且他还在吃泡面——面刚才已经吃完了，现在就是在喝汤，而且还喝得津津有味的样子，实在是让苏雨晴觉得有些额头冒汗。

这真的是文学社的社长吗？为什么有这样强烈的违和感，如果说他是武道社的社长的话，苏雨晴一定会对此深信不疑的……

边上的这一桌很热闹，那些核心社员们似乎是在玩着接对子的游戏。

要求必须得是对得押韵，可以是古人的诗词，也可以是自己现想的……

“快快，社长出题。”一位女社员推了推络腮胡的社长，大声说道。

“知道了……”社长很是不耐烦地将泡面的汤全部喝完，拿起一块可乐糖丢进嘴里，咬得‘嘎嘣嘎嘣’的响，他思索了良久，只回复了其他人三个字，“不知道。”

“喂喂，怎么说也是社长啊！”

“出题太烦了，你们出吧。”

“那我们出，社长来答？”

“随便。”

“红酥手，黄藤酒……”

“两个黄鹂鸣翠柳。”

出题的那个男生额头上都在冒汗，强作镇静地继续出题：“长亭外，古道边……”

“一行白鹭上青天。”

“噗！”众人总算是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只是因为是在社长面前，所以才努力地克制着。

倒是一旁的张思凡显得像个外人似的，笑得浑身都在颤抖，半块豆腐干也从嘴里落在了桌上，但他却毫不自知，依然是在狂笑着。

“喂喂……思思姐……”苏雨晴低着头小声地说道，“笑得这么响，不好吧……”

“咳咳……哈哈……抱歉抱歉……忍不住就想笑……”

那络腮胡的社长斜睨了一议案张思凡，又扫了一圈那些核心社员，平淡地问道：“有什么好笑的。”

“咳……社长……你答出来的古诗句，完全不对啊……”坐在一旁的女社员努力止住笑，说完了这句话，然后又开始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只要押韵不就好了，那么麻烦做什么。”

“不愧是社长……”其他社员都纷纷吐槽。

“不过，这样子好像也挺有意思的诶，不如我们来试试看？”

“真的要玩这样子的吗？”

“我觉得肯定会很好玩，试试看吧！”

“我觉得过了今天，以后我连正常的诗句都会记不起来了……”一个面貌清秀的男社员无奈地捂住额头，叹气道。

“咦，他什么时候来的，我都没看到呢。”坐在苏雨晴身旁的张思凡一脸疑惑地自言自语道。

“怎么了，思思姐？”

“他就是我说的那个朋友啦，嗯……也算是学校里唯一一个知道我的身份的朋友吧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和思思姐的关系很好咯？”

“嗯，那当然，我们可是兄弟！”

“思思姐不怕男朋友吃醋嘛……”

“咳嗯……不一样的啦，兄弟和男朋友……”张思凡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突然红着脸瞪了苏雨晴一眼，“小晴，不准告密哦！”

“……知道啦。”苏雨晴无奈地点了点头，只是，如果真的和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，为什么会让苏雨晴不要告密呢？

至于不要告密的对象，那就很明显了，自然是张思凡的男朋友，那个叫孙昊的男人。

相比那个给苏雨晴很不舒服感觉的男人，她倒是觉得这个身高一米七五左右的男生看起来要顺眼得多。

“诶呀，好啦好啦，悄悄告诉你哦，其实他也有我们的那种倾向，有一点，他自己和我说的。”

“诶？那样的话，算是同类吧？”苏雨晴显然有些不理解刚才张思凡所说的那番话了。

“嗯嘛，因为……他的取向比较特殊。”

“特殊？”

“也就是说，他好像只喜欢……我们这一类人的样子。”

“……”苏雨晴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最后干脆往嘴里倒了一大把虾片，装作什么都没听到。

“不过现在还不是很明显，他自己都在摇摆不定的样子吧。”

“嗯……”

或许是因为苏雨晴本身就属于特殊的那一类人，所以才总会遇到同样特殊的其他类的人吧？

“夜深忽梦少年事。”

“唯梦闲人不梦君。”

“垂死病中惊坐起。”

“……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

“天苍苍，野茫茫……”

“一树梨花压海棠。”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！”

“不如自挂东南枝。”

那些核心社员们都笑成了一团，有些人甚至笑得连眼泪都流了出来，还依然忍不住捶桌狂笑。

一时间，原本安静的茶话会，一下子就变得热闹万分。

苏雨晴也跟着一起笑，虽然有些古诗她都没有学到过，听起来好像原本就是那样搭配似的……

刚开始的时候苏雨晴还捂着嘴，努力忍着不让自己笑得太大声，但是到后来，被其他人所感染，她也忍不住放声大笑了起来，她的笑声像是黄鹂的鸣叫一样清脆而婉转，在这一大片的笑声中，也显得很是清晰——因为很有特色嘛。

苏雨晴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开心地笑过了，而且是这样发自内心的笑，甚至不知道是在为什么而笑，或许只是单纯的因为其他人的笑声实在是太好笑了，所以感染了她吧？

快乐，有时候就是那样简单的事情。

原来上大学是一件这么有意思的事情，苏雨晴突然有些后悔自己离开家，而断了学业，而且恐怕她今后都不会再上学了吧。

毕竟一个人上学的话，除了要供自己学费，还要基本的生活费，而平时还要写作业，根本没时间去工作赚钱，就算勉强可以维持生活，也会很累很累，两头兼顾的后果就是什么也得不到。

“张思凡，你带来的这个女孩子，还是小学生吧？你妹妹？”

“噗！”张思凡大笑着狂锤桌子，“社、社长，不要因为你自己长得老就以为别人也像你一样呀！小晴可都已经15岁了呢！”

苏雨晴也附和着点了点头，虽然她看起来确实比较稚嫩，但也没有小到那么离谱的程度吧……

嗯，一定是身高的问题，如果再高一点，就不会有人觉得她是小学生了。

“哈哟？张思凡你今天来了啊？”那个张思凡的朋友，朝着张思凡打招呼道，“好久没见你了啊。”

“对啊，最近一直宅在家里。”

“你身边的到底是谁啊？你不会养了一个童养媳起来吧？”那人调侃道。

“胡说什么呢，她可是我妹妹，可爱吧。”张思凡将苏雨晴抱进了怀里，像是在抱着什么特别珍贵的东西一样，故意蹭了蹭她的脸颊，说道，“她是我哒！你们不准动哦！”

那些大学生们都用看着小孩子的目光打量着苏雨晴，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，只有苏雨晴自己有些尴尬地被张思凡抱在怀里，不知道是该挣脱出去，还是该坐着乖乖不动。

茶话会从早上开始，一直到下午四点，众人也就一直聊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张思凡似乎确实只有一个朋友而已，所以说话的时候并不是很多，大多数时候都是和苏雨晴一样在一旁默默地看着。

风吹着，吹起一片青色的树叶，悠悠地拂过苏雨晴的耳边，像是要将一切的烦恼都吹尽，像是要将所有的苦闷都吹散……

“好啦好啦，收拾东西啦！”

“蹭吃蹭喝的也别想走啊！快点过来帮忙收拾！对对，说的就是你们几个！”

“社员更别想跑了，说你呐张思凡！”

逃跑失败的张思凡只好带着苏雨晴整理起了这一片的狼藉，苏雨晴倒是挺无所谓的，在这里免费吃了东西，帮一点小忙也不算什么嘛。

“张思凡，你看，你还没有你妹妹勤快。”张思凡的那个朋友调侃道。

“你少激我，反正我就磨洋工，你咬我啊。”

……